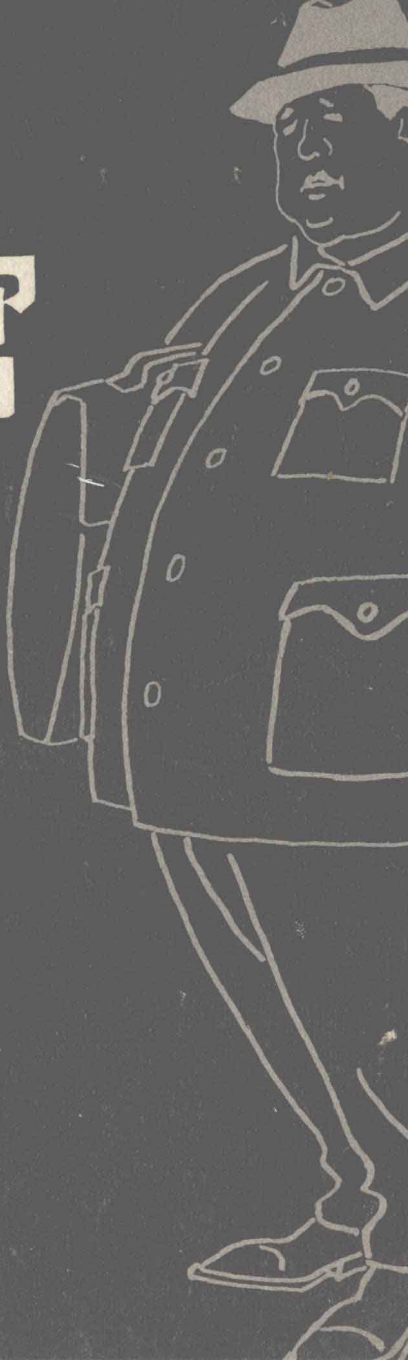


宋 乔 著

侍衛官 雜記



甘 肅 人 民 出 版 社

侍衛官雜記

封面设计：顾 弘

侍卫官杂记 下册 宋乔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35,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 书号：10096·232 定价：1.05元

下 册 人 名 注 释

为便于读者了解起见，将书中人名和社团名称注释如下：（按出现先后排列）

樊劭曾——范绍曾

苟士恢——熊式辉

黎中人——李宗仁

陶西盛——陶希圣

汪士洁——王世杰

章均迈——张君勱

郑 奇——曾 琦

牧 寒——曾慕寒即曾琦

司徒渥德——司徒雷登

余大胡子——指于右任

陈荔甫——陈立夫

章立生——张厉生

冯澜有——洪兰友

伍铁臣——吴铁城

孙 戈——孙 科

余大卫——俞大维

中心社——中央社

汪耘武——王云五

墨德慧——莫德惠

程 貽——陈 仪

吴 林——胡 霖

龚容知——孔庸之即孔祥熙

H. H.——孔祥熙名字英文的缩写

贺英卿——何应钦

王人林——黄仁霖

梅 玲——宋美龄

章 季——张 继

白 妮——蓝 妮

国大之花汤顺君——唐舜君

柳汉深——刘航琛

贵咏青——桂永清

符 实——胡 适

实 之——胡适之即胡适

余 宾——于 斌

许附林——徐傅霖

国大之后汪俊瑛——王隽英

丁为峰——丁维汾

圣佐安大学——圣约翰大学

诸嘉华——朱家骅

富思年——傅斯年

韩利伍——杭立武

黎 正——李 真

孔显容——孔宪荣

兴文报——新闻报

胡定昌——吴鼎昌

古振冈——谷正纲

卫 果——蒋纬国

吴中楠——胡宗南

杜玉民——杜聿民

曾栋国——郑洞国

廖瑶相——廖耀湘

杜老板——指杜月笙

申雅甫——孙亚夫

曾价明——郑介民

禁 果——蒋经国

邹子尤——周至柔

邵立兹——邵力子

荀田一——熊天一即熊式辉

龚二小姐珍妮——孔二小姐令仪

祝少州——祝绍周

程岂添——陈启天

卓顺生——左舜生

汪雪挺——王雪艇即王世杰

韦力皇——卫立煌

汪瑶伍——王耀武

于奈光——甘乃光

章尧民——张耀明

孙折身——孙哲生即孙科

卫得麦——魏得迈

黎俊——李俊

马洪奎——马鸿逵

真缺德——陈纳德

余洪均——俞鸿钧

凌卫——林蔚

孙力仁——孙立人

麦可洛——巴大维

林甦——林森

乐君——张岳军即张群

章穷——张群

章致钟——张治中

陈仓奂——陈昌焕

姜永田——蒋匀田

严锡三——阎锡山

梁屯后——梁敦厚

宋止梁——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

章蹈凡——张道藩

马操濬——马超俊

盛颐——沈怡

茅仁凤——毛人凤

汤忠——唐纵

戴力——戴笠

程弓侠——陈公侠即陈仪

×月×日

昨天晚上把十七姨太送上了十一点五十分的夜快车，回到黄埔路时已经十二点半。

老杨在屋子里还没有睡觉，一个人端着酒杯独酌。

“你的兴致真不错！”我拍拍他的肩头。

“整天是个孤家寡人，不喝酒又怎么办？”老杨发牢骚。

“好了，我又可以陪你到处耍了。”我笑着说。

“你刚刚把她送走，是不是？”老杨问。“你们这两三天的日子可过得不错吧？”

“不错。”我含糊着说。

“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我的意思是指你们两人的未来打算。”老杨又问。

“具体计划当然还谈不到，”我说，“不过她的意思是要我跟她一起远走高飞！”

“远走高飞？难道要到外国去？”老杨做个鬼脸。

“不，她认为到香港就够了。”我说。

“为什么要到香港？”老杨好奇地问。

“她列举了好几个原因：第一，我们结婚之后，需要换环境；第二，可以逃出樊笏曾的势力范围；第三，港币无论如何要比法币稳定得多，在香港可以做做生意。”我说。

“你有没有考虑到怎样请长假的办法？”老杨打开烟盒，顺手递给我一根烟。

“早着呢！”我大笑起来，“这种计划还不是说说而已！再说，先生一当上总统，我们岂不是更加神气？放着官不做，去当正式商人，那简直太糊涂了！”

让我这么一说，老杨不由得也笑了。

“不客气地说一句：十七姨太要比你能干得多！小陈，我认为你应该放弃别的念头，好好地把握着她。”老杨摇头晃脑地说。

“老大哥，你这种话不止说一次了。”我尴尬地笑着。

“到了将来，你就知道我的话是正确的。”老杨一本正经地说。

“你的六千美金这次预备怎样运用？是不是又要买一所房子？”我掉转了话头。

“不能再买房子了！”他坚决地说。

“那你是不是要把这笔钱放比期？”我问。

“放比期？可没那么笨！我早已预备怎样利用这一笔钱了。不是拿来贩卖烟土，便是收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物资。”老杨得意扬扬地说。

“收买救济物资有什么用？”我大为惊讶。

“用处可大得很！救济物资里面有尼龙丝袜，女人化妆品，乳罩，三角裤——一转手就可以赚大钱！”老杨越说越兴奋。

×月×日

侍卫长今天一大早起来就上大较场军用机场，说是代表先生去接一个从北方来的大员。这种情形相当少有，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我猜想是苟士恢，老李却认为可能是坐镇北平的黎中人。老杨没有说什么，不过他显然不赞成我们两人的假定。

“你怎么不做声呀，老杨？”老李好奇地问。

“我认为你们两个都没猜对，不过我自己也想不出究竟是谁。”老杨摇摇头。

“为什么我们没猜对呢？”我忍不住问。

“苟士恢根本不需要派侍卫长去接；而黎中人向来跟先生面和心不和，无缘无故跑来南京做什么？再说，要是他来，风声应该早就传出来了，用不着这么神秘！”老杨说出了一大套理由。

老李还想跟老杨辩，我刚好听见门口有汽车的声音。

“大概是侍卫长回来了，我们用不着再辩——出去看看就知道是谁。”我拦阻了老李。

跟侍卫长并肩走进来的是个身穿灰布军服的高胖子，面色晒得又红又黑，完全是个大兵的样子。

“原来是他！”老杨压低喉咙说。

“谁？”老李轻声问。

“富佐义，”老杨说，“先生上次出巡沈阳时，不是召见过他吗？他的部下全是子弟兵，比中央军强得多。”

“在东北虽然看见过他一面，可是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我说。

“你除掉对女人有印象之外，恐怕谁也记不起来了。”老李取笑我。

侍卫长把富佐义陪进先生的办公室后，马上退出来。他看见我们就说：“关于富司令长官来南京的事，你们不必对任何人提起！”

“是！”我们几个人同声答应。

先生和富佐义足足密谈了三个钟头，连午饭都是他们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吃。

富佐义辞出来时，先生竟然陪他走到院子里。他非常恭敬地再三请先生留步，可是先生坚持要多送几步。

“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先生笑着对他说。

“我一切都遵照主席的指示行事！”富佐义拍的一声来个立正。先生和他握手说了再见后，又回过头来对侍卫长说：“还是你自己送富长官到飞机场罢！”

于是侍卫长又陪着他上了汽车，直奔大较场。

先生的神气显得十分愉快，背着手在院子里走了几圈。我想要是有人这时候来晋见，多半会有升官的希望。

×月×日

为了要在国庆日举行一个隆重的纪念仪式和大规模的鸡尾酒会，这几天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

先生本来决定要有一个群众的场面，利用国民大会堂隔

壁的广场举行首都各界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可是因为国民大会堂正在赶工修建，广场中堆满了建筑材料，根本不能使用。有人建议改在大华戏院举行，但是侍卫长认为该戏院的门户太多，从警卫观点来看，是非常不安全的。

夫人也极力劝阻先生，她觉得这种群众场面是不必要的。她笑着对先生说：“大令，老百姓就是那么一回事，何必一定要举行大会？”

“这是胜利还都后第一个国庆，”先生说，“似乎有扩大举行的必要。”

“今年不是胜利后的第二年吗？”夫人问。

“但是去年国庆我们还在重庆，今年是我们回南京后的第一个国庆！”先生仍然坚持他的意见。

“好在国民大会就要开幕，那是个真正的民意机构——所以这个会举行不举行都没有什么关系！”夫人把一只手搭在先生的肩头上。

“那么我在那里讲演呢？”先生问，他的口风显然转了。

“你的讲演是给全国人民听的，”夫人说，“在广播电台里讲岂不是更容易收听些？如果在广场上讲，电台对于收音工作会感觉困难的，因为免不了有太多杂音！”

先生沉吟了半天，他接着便说：“广场中听众的鼓掌声可以一并收进去，转播到各地显得更热烈些！”

夫人听了这话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她思索了一会儿，忽然间大笑起来：“大令，我倒想起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先生问。

“当你在电台广播的时候，我们这些在旁边听的人也可以对着扩音器鼓掌——那么各地收听起来岂不是照样听到了热烈掌声！”夫人说。

“好极了！”先生大为高兴，“这个折衷办法太妙了！”

这对于我们是个好消息，省得我们在大华戏院提心吊胆，虽然不一定会出什么事。

到了下午，庆祝国庆的节目总算是拟订出来了。早上九点钟，先到中山陵举行谒陵仪式；十一点钟再回到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纪念会。下午五点至八点在国际联欢社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各国的使节和外交人员，由各部会司长以上的官员作陪。晚上八点四十五分，先生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讲：“双十节的意义”。

至于起草演讲辞，当然又够程不累先生和陶西盛他们忙一气的。

×月×日

今天是国庆日，早上不到七点钟我就忙起来了，因为侍卫长昨晚已经指定我预先到陵园布置一下。

我到陵园时，刚刚七点半钟。那些工役正在打扫陵寝前面的石阶，而两三个陵园管理委员会的职员看见我就连忙上前打招呼。

“现在刚开始打扫？”我不免打打官腔。

“不，”他们陪着笑脸说，“这是第二遍打扫了，因为

知道今天主席要来谒陵的。”

我在前后左右走了一周，他们赶紧张罗我到音乐台前面的茶座吃早点。

八点半钟，那些大员纷纷赶到；他们下了汽车后，就慢慢地走上石阶，在陵寝的前面等着先生。

先生和夫人是九点差十分到的；陵园管理委员会早已预备好了两顶轿子。为了礼节关系，轿子是由两旁的便道抬上去的。

谒陵的仪式非常简单，由先生和夫人在前面领着头，大家鱼贯地进入寝堂瞻仰总理的遗容。不到十分钟，整个仪式就宣告结束。

先生和夫人对大家只是笑着点点头就上了轿子，他们两个人的轿子抬走了之后，大家这才拾级而下。

国府的纪念会是十一点钟开始的；先生的训话足足讲了一个半钟头。由总理创业不易说起，接着便提到他自己对于革命事业的努力，最后才表示对于国共和谈的希望。

这一套话谁都听得很熟，但是因为讲的人是先生，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先生讲完之后，大家照例是鼓掌一番。

在国际联欢社举行的鸡尾酒会倒是十分热闹；我们的外交部长矮子汪士洁穿着黑礼服，站在大门口迎接那些外宾；宋止闻院长则在大厅里面走来走去，和客人盘桓。

先生和夫人是七点钟到国际联欢社的；他搀扶着夫人进入大厅的时候，大家纷纷鼓掌。

我留神一看，原来领先鼓掌的全是我们自己的人，人家外宾只是跟着拍拍手而已。

先生非常得意，伸出手来和各国的外交官循序握手。夫人也是笑容满面、咕咕呱呱地大讲英语。

约莫停留了半个钟头，先生又和夫人先走了。

晚上先生到中央广播电台播讲，夫人也陪着同去。到电台一看，那些接近官邸的要员们都已坐在那里恭候。先生讲了几句话就停一停，于是大家连忙热烈鼓掌。我心里暗自觉得好笑；其实先生就是把上午在国府的讲演重新念了一遍。

×月×日

这几天，京沪各报纷纷登载和谈前途乐观的消息。可见得程不累陶西盛他们已经遵照先生的指示行事；但是一般人却睡在鼓中，谈起话来完全是乐观的论调。有些敏感的商人，生怕谈判成功后物价下跌，现在就开始抛出存货。我们明白内幕的人，不由得暗中觉得好笑。

和老杨商量的结果，我打个长途电话到上海给十七姨太，叫她趁着价钱便宜，多收进一点儿货。

“是老杨叫你这样告诉我吗？”她在电话上问。

“我们两个人商量之后决定的！”我告诉她，心中多少有点自负。

“哟！你现在可长进得多，居然也会出主意了。”她咕咕地笑。“你们两个人放心好了，我马上照办！”

刚刚挂上电话，就看见老李匆匆地跑过来。

“今天晚上又有热闹看了！”他笑着说。

“有什么热闹看？”我随口问。

“先生今天晚上招待民、青两党的重要人物吃饭，商量国民大会的问题——当然会有热闹看的。”他肯定地说。

晚上不到七点半钟，客人们纷纷地来了。除掉章均迈和郑奇两人是我们在庐山已经看见过之外，别的几个人全不认识。也许是心理作用，我觉得他们这些人既没有气派，而相貌又不惊人。

先生出来和这些客人打招呼的时候，他们都显得惴惴不安，大有受宠若惊的样子。

“牧寒先生，”先生对郑奇说，“近来身体怎样？”

“自从主席邀我上庐山避暑之后，身体确实好得多——这都是主席的赐与！”他摇头晃脑地说。

“牧寒先生的体力既然大有起色，”章均迈站在旁边笑嘻嘻地说，“脑力是不是也有进步？”

“近来还是不敢用脑过度，所以很少写诗作文章。”郑奇大概还没有听出来章均迈讥讽的语气。

“均迈先生忙得怎么样了？”先生转过脸来向章均迈。

“我和孙院长曾经交换了好几次意见；虽然还没有得到结论，不过相信在国大开幕时，一定可以提出一部比较满意的宪法草案！”章均迈很得意的神气。

“国大开幕的日期是不是已经规定了？”郑奇问。

“这就得看中央是不是对一些问题都稍为让步，以便达到协议；再进一步就可以定期召开国大。”先生说。

“青年党绝对支持国民党及早召开国大的意见，因为我们全体党员都愿意服从主席的英明领导！”郑奇连忙献殷勤。

“民社党素来以实行宪政为目标，在这一方面和国民党绝对可以衷诚合作的！”章均迈的话似乎比较得体。

×月×日

昨天晚上都快十二点了，程呈忽然跑来晋见先生。他的胸脯挺得半天高，十之八九是有什么得意的事情。

“慈休，有什么好消息吗？”先生一看见他就问。

“报告主席，”程呈连忙来个立正姿势，“张家口已经打下来了！”

“好极了！”先生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是谁的部队打下来的？我们的损失大不大？”

“是富佐义的部队从绥西疾驰数百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下来的。不过张家口以东的我们部队，吸引了共产党的主力，尽了牵制作用！”程呈说明整个经过，得意的神情减少了许多。

“富佐义确实有办法！他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应该好好地笼络他才是！”先生非常兴奋地说。

“是的，主席！”程呈说，“我已经去了一个慰劳的电报！”

“对了，我现在也应该马上发一个贺电给他！”先生说。

接着他就吩咐老杨说：“你去把程不累找来；如果他已